

論

語

詳

解

郝敬

先進第十一○前篇記孔子之事此篇多記諸弟子之事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進猶升也古今人物先一輩升後一輩進故並稱進士爲先輩先後非指一代以虞夏視商周商周爲後進虞夏爲先進以夏商視周周爲後進夏商爲先進由春秋之季視文武春秋爲後進文武爲先進凡先

者始之後者終之始常任質終乃多文天運人事大抵然也野人山林草莽之氣君子學士縉紳之風凡習尚浮靡變自朝廷國都其山林草莽朴實之意常不變也聖人尊昭代爲當世君相回護故稱後進爲君子稱先進爲野人有思文武惜夏商反本崇儉之志故曰吾從先進而語意緼藉圓融可思朱註以先進四句爲俗語非也用之隨所用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非獨爲世用也

子曰從去聲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

按史夫子厄于陳蔡間魯哀公四年也哀公十一年
自衛反魯則年已六十有八矣思從行諸賢在反魯
後諸賢生死升沈散之四方故感而發歎蓋夫子志
存經世而遭世昏亂仕魯不終過宋伐樹之衛不用
適楚逢患四科之徒未嘗離起居闕弦誦不以師道
窮而曰妨己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溫溫孜孜
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然固聖德孚化
聯屬之亦諸賢蘭臭斷金足以仰對之也當時在陳
非止十人如曾子子張子羔原思公西華輩皆不在

記者據從行中最著者分爲四科一以見夫子之歎
非私情一以見聖門多才道不行未終窮也德行者
涵養純粹真知允蹈所謂默而成之躬行君子者也
言語者議論辨博應對詳明所謂使于四方能專對
者也政事者識見明通材猷練達可使從政者也外
見曰文積中曰學博物洽聞多學而識之者也四科
雖不無品第而意不主優劣惟以見聖人處困而英
才濟濟雖憂患何傷昔周室多才亦不過十人生逢
明主拓八百之基夫子尼山布衣尋常行處左右十
哲而竟厄于道路饑餓不免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

也貴賤時也。范祖禹云：夫子之門人顏淵、伯牛可爲輔相，仲弓可爲諸侯，宰我、子貢可使四方，冉有可治兵賦，子路可爲將帥，子游、子夏可立制度，而厄于陳蔡，天也信哉！

陳國詳第五篇。○蔡國姬姓，侯爵，始封文王第五子叔度，監殷以叛，廢其子胡賢而成王復封之，是爲蔡仲。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西南十里故蔡城，後滅于楚。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悅

教本助人，人有問難，則教者發揮愈新，助人還以自

助凡問生于思慎思審問是爲善學故聖人每以好問望諸子於能問者曰助我恐其以不達爲恥以疑爲諱也於心悅者曰非助我恐人以悅爲能強效之不問也此章上一句似爲問者周旋下一句嘉子顏子悅謂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也如篇中兩大問一問爲仁告以克復一問爲邦告以因革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大是希奇語顏子一聞直請其目四代禮樂損益止數事大是闊畧語顏子一聞不復再謫他日惟服夫子循循善誘若在諸子豈無疑難道體變動學者胸中未免疑滯轉相辯駁則聖心感觸愈覺森發

顏子通融聞一知十無所不悅聖心亦寂然不動無復有所發揮矣又何助之有然曾子稱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夫悟道既如此其神而望道又如彼其虛惟明故虛惟虛故明胸中虛靈洞達外貌終日如愚孟子稱舜無異於深山野人聞善若決江河便是此景象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傳稱閔子騫早喪母其父繼娶生二子天寒繼母以蘆花衣子騫父覺欲出其妻子騫泣云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遂止母竟感化爲慈母故閔子之父

母昆弟無間言難也。在恒情。父母兄弟親而外人疏。內言私而外言公。在閔子騫。外有公論。而父母昆弟。或未免間言。至于父母昆弟感格。而內外交孚矣。孝哉閔子騫。卽述外人稱之之言。有異同曰。間。外人稱其孝。父母兄弟亦稱其孝。是不間也。昆。同也。同父曰昆。古者昏姻異姓。皆稱兄弟。儀禮云。親兄弟曰昆弟。小功以下曰兄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大雅抑之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于此詩再三反復。復者。往來胸臆間。所謂

拳拳服膺于言語之際兢兢非徒誦之而已此其人敦厚周慎視履元吉是能保身宜家者故妻之以兒之子

恒情放言謂不行但言何妨不知言便是行故戲言出于思也惟口興戎惟口取羞此其顯者夫氣爲神輔口爲心竅不塞其竅不持其輔則心神散越易云吉人之辭寡故詡言有五美可操心可養氣可制行可寡尤可成謀多言反是故聖人于慎言諄諄爾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問與哀公同。對有詳畧者。告臣與告君異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路。顏淵之父。棺外叢木障土曰椁。顏子死。家貧。有棺無槨。故其父請夫子之車。賣以買槨也。才不才。就一人較。以父視之。同爲子。不才不才異也。夫子爲大夫。而貧與回等。葬子亦無槨。使其車可賣。卽宜賣以葬鯉。苟吝於人之子也。其亦吝于己之子乎。祇緣家貧。厚葬爲不可耳。況賣車則徒行矣。大夫乘軒。徒

行非禮也。夫子嘗爲魯司寇，從後謙辭，猶言備員也。王制云：命服命車，不粥于市。粥，車非禮也。粥，車葬父、母，猶可。粥，車葬子，與葬門人不可。或疑賻舊館人之喪，可解。騶顏子葬，賻車不可乎？曰：賻人之葬，禮也。家貧求賻，厚葬非禮也。君子安貧，至死不二。生貧而死，求富與生無臣而死，爲有臣行詐欺天等也。聖人自待，待子待門人，禮同也。禮所貴，厚葬，惟君與親親葬，亦稱家竭力而葬，子可知矣。死者所須，一抔之土，七尺之木，一襲之衣，此外皆浮文虛費。葬者，藏也。斂手足，形骨肉，歸于土，皆得爲藏。夫子自謂不得大葬，亦

書言卷之二
不至死於道路得所而已得所卽爲厚生而簞食瓢
飲死而有棺無槨行子之言顏路愛回與夫子愛鯉
不同厚乎說者疑有棺無槨墨道也夫墨道所以得
罪于君子爲其親喪無服非爲有棺無槨也儻墨子
不爲宋大夫家貧其子與門人死而薄葬君子豈非
之後世以墨道爲薄以破產厚葬爲儒行總之不達
于禮耳

顏路顏淵父名无繇少孔子六歲家世爲魯大夫孔
子始教于闕里而顏路始受學焉娶齊姜氏女生回
少孔子三十歲家語云回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

卒○鯉夫子子字伯魚夫子年十九娶宋開官氏
女一歲生伯魚適魯昭公賜之鯉夫子榮君賜因以
名旣長哀公以幣召稱疾不往年五十卒○按夫子
年十九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卒則卒時夫子年已七
十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卒時夫子年
六十有二伯魚宜尚在今言鯉死先回則是回年不
止三十二家語謬也夫子厄於陳蔡年已六十有三
顏子尚從行其後夫子使子貢至楚楚昭王欲以書
社地封夫子令尹子西阻之云王之輔相有如顏回
者乎則是回尚未死也故司馬遷作弟子列傳第云

回蚤卒不定何年闕疑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聞訃驚歎聲喪亡也顏子才德幾入聖域用行舍藏與夫子同道進則相與興唐虞三代之業退則相與成開來繼往之功顏子死夫子之望孤聖人以道爲嗣以學爲命顏子死聖學絕故曰天喪予

按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亡曰喪斷曰祝天生聖人卽生文武之才爲輔道以仁爲命脉以勇爲羽翼仁者死命脉亡勇者死羽翼斷觀篇中夫子與顏淵語道德精微真聖人之腹心也觀子

路與夫子語慷慨壯烈真聖人之干城也皆先夫子死故夫子哭之同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

爲

去聲慟而誰爲

去聲

慟哀甚也子慟矣者慰之使節也有慟乎者所謂不識不知也爲夫人慟者所謂順帝之則也當慟而慟慟不爲過聖人無意必固我此亦可會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門人夫子門人顏子之友也君子素位而行生死不

二顏子生樂貧死厚葬不如曾子易簣之爲安夫子所以傷之父子之云咎顏路也視子猶父如有役則趨有難則赴之類不得視猶子言彼父爲主不得如葬鯉得宜也我非不言二三子不聽又以責門人也或曰子與門人無以異乎曰繼體則有異傳道則不異聖人以道爲嗣喪子絕繼喪道亦絕繼故曰天喪子若泛然者自與子異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鬼歸也神伸也鬼神猶言屈伸也死漸也如水釋漸

然也子路問事鬼神遺人事也事人謂事君事親事
長之類問死輕生也未知生生有知也焉知死死無
知也人心良能曰能能忠君能孝親則能享上帝祀
祖考格百神人心良知曰知生而視聽言動虛靈惺
惺則死而魂升魄降空明寂寂蓋人心卽鬼神鬼神
卽無形之人人卽有形之鬼神理本無二也生死總
由大虛生從虛來死還虛去道可反觀也勇者不畏
人而畏鬼神勇者不重生而重死此皆不用其心於
其所當用而用其心於所不必用卽不知爲知不能
闕如之病夫子言事人以止其事鬼之念言知生以

斷其知死之惑士惟忠敬孝慈無忝人倫何必馳心於荒蕩所謂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也惟務正心脩身不負此生何必探索于幽冥所謂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也或謂教之事人以事鬼教之知生以知死非聖人之意

鬼神是大虛之靈百物之精精靈之至者惟人人爲鬼神之會人道盡而天地弗能違則鬼神效其靈矣世俗禱賽神祇必恭敬止家有二尊神祇之至者而或不能善事子疾病子路請禱而乃行詐以欺天王孫賈招權市寵獲罪于天而教人以媚竈五霸不行

仁義而歆血詛盟季氏無父無君而旅於泰山臧孫
辰不仁不智而美室藏龜佛氏毀形滅倫六親爲冤
天地爲假而妄言福果凡此之類皆未能事人而求
事鬼者也真知通乎晝夜齊乎生死生而清通無礙
死亦清通無礙卽便知生知死若但向解處求知知
卽成迷生死隔礙祇爲識情障蔽道書云若有厭生
死心有超生死心名爲妖不名爲道故知者無知而
無不知人身塊然血肉含聰明靈爽比死血肉如故
而靈爽安之故生則知爲窠臼死則知還虛空虛空
化人如海水入瓶人還虛空如瓶水歸海大虛光明

如聚火人在大虛如列炬分合聚散遂成生死大虛
本無生死形氣自爲聚散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形在
則生形毀則死神凝則生神離則死清明則生昏憤
則死脩身立命則生履危行險則死往來存亡一反
觀而可知易云原始反終此之謂也今人終日醉夢
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而云脩因證果成佛生天
皆所謂不知生而知死者也聖教以立人厚生爲本
二氏專言鬼言死趨向死則世道滅趨向鬼則人事
荒是以聖人不語也或問二氏言死後有知如何曰
生未知所從來死焉知所從去原始反終歸于虛無

虛無何知何不知之有昔向子平謂已知貴不如賤
富不如貧但不知死何如生顏子屢空知生知死也
子路死難知死不知生也顏路請車門人厚葬不知
生又不知死也卽記者相承之意

閔子侍側閭閭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
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三子侍側非必默坐其言語氣象各自不同而皆有
相樂之意閔子言語中倫氣象和易曰閭閭如子路
言語直遂氣象勇往曰行行如冉有子貢言語辯博
氣象鼓舞曰侃侃如閔子高尚不仕敦行孝友中和

之士也。聞聞可知。子路聞善必行。聞過則喜。果行之士也。行行可知。冉有多藝。子貢通達。適時利用之士也。侃侃可知。三者不同。而皆師弟朋友志同道合。樂意相關。聞聞侃侃。樂也。行行亦樂也。聞聞侃侃。賢也。行行亦賢也。聞聞侃侃。本夫子處僚友氣象。二子各得其似。行行亦勇者悅樂之容。舊註訓剛強。以子路爲劣。非也。剛強是勇者本色。行行是勇者之聞聞侃侃。猶北鄙殺伐。是勇者之樂音。未可單作剛強解。有偕樂之情。而少退讓之意云耳。解者因并侃侃亦訓剛直。尤非矣。詳鄉黨篇。子樂不言如者。祇爲若由也。

一點憂心不成閭閻侃侃末句緊接樂字羣賢濟濟
聖心亦樂恰似念由也不得其死然者而憂喜併集
惟有此樂故不忘此憂聖心隱事被記者一齊探出
蓋士君子立德貴剛所以克己容貌辭氣戒剛不可
以涉世故曰色思溫貌思恭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
基堯舜溫恭夫子溫良有道之容晬然盎然況師友
羣居而未揜其暴厲之習儻臨事拂意必至賈勇輕
生念此故樂不解憂老氏云剛强者死之徒此不待
聖人知惟羣居聚樂而默識他日憂患所以爲先覺
也若于勇者過當處理會誰不知之如以行行但作

剛強解。豈有師友羣居相樂。子路一人獨悻悻怒色者。如此。則夫子何樂。且何待夫子。乃知不得其死也。不得其死。猶言不得死所。孔悝之難。可以無死。君子雖不苟生。尤不苟死。故曰。守死善道。不得其道而死。死尤可惜。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中庸也。或云。子樂之樂。當作曰。非也。若由也。句。夫子心口自語。非對三子言也。

魯哀公二年。衛靈公卒。衛輒立。晉人納亡世子蒯聵于戚。哀公五年。衛孔悝爲政。其母孔姬蒯聵之姊也。其父孔圉蚤死。孔姬通于其豎渾良夫。蒯聵因之請。

於孔姬齊性與盟劫以登臺時子路子羔俱仕爲孔氏宰子羔聞亂出子路排門入崩潰使人以戈擊之斷纓子路結纓曰君子死不免冠遂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衛人殺子路醢之孔子聞之令左右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去聲

長府府名藏貨財之室也爲改作也仍因也貫者久習之名爾雅云貫事也初魯昭公與邠昭伯謀伐季氏公居長府事不克公奔晉薨于乾侯今改作者季

氏恨其爲昭公發難之地以爲不祥議變置也與作
煬宮溝墓道意同託言帑藏壞重新之而閔子若爲
不知也者微言諷之長府不過藏貨耳其舊質可仍
非頽敗不蔽風雨非慢藏誨盜賊也欲改作之必自
有說如之何何必者究詰之辭而從容簡當不激不
隨可使聞者屈服應者結舌所以謂之不言言必有
中也。不言者不苟言也中者中事理中小人之肺肝
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
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君子無故不去琴瑟。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音。夫子病之。然非徒爲瑟耳。凡音由心生。心不和平。則形於言貌。有率爾不讓。行行野彥之習。見於行事。有父兄不稟命。浮海喜從之偏。病源一也。所以砭之。由之瑟。謂由自己之瑟也。何乃作于丘之門外之之辭。道不同之意也。門人夫子門人。子路之友。疑夫子屏子路于門牆之外。故輕之。堂堂因門而言。自門升堂。自堂入室。室喻精微。堂喻高明也。聖人以中和禮樂爲教。而子路學未變其習。無從容纘密之思。然其英偉特達。亦非儕俗可比。如聞善必行。緼袍不恥。車馬輕。

裘共敝。見南子公山不悅。其卓越亦可知。故曰升堂矣。如以正名爲迂。讀書非學。食雉輒之粟。死孔悝之難。皆緣義理未精。涵養未深。故曰未入于室也。聖意重升堂。以解奚爲丘門之譏。客至升堂多。入室少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又曰。粗厲猛起之音作。而民剛毅。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故夫子言由之瑟者。言由之心也。古人鼓瑟則歌。瑟旣如此。歌亦可知。以殺伐爲瑟。猶上章以行行爲樂也。○家語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子

聞之謂冉有曰爾奚不謂由先王之制音也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舜造南風之聲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亡也忽焉由無意乎先王之制而有北鄙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冉有以告子路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子曰由能改過矣○按聲音與心氣符此理易喻夫子借鼓瑟戒子路暴厲非獨爲聲音耳至書傳稱夫子學琴見文王曾子聞夫子鼓琴疑貪狼師曠歌南風知楚敗鍾子期聽伯牙鼓琴知山水蔡邕聞鄰人琴聲知殺心之類多好異者緣飾而術家競奇定謂

聲音知禍福。伶倫死，後世無知音，專以聲律度數求樂。遂謂樂經亡過也。○世本云：庖義氏始作瑟。瑟者，潔也。精潔其心，淳一於行也。白虎通云：瑟者，閉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大者長七八尺，或五十絃，或四十五絃，後世瑟或二十五絃，或十九絃。○古者宮室，負陰抱陽。前堂後室，天子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堂爲陽，左右通達，以兩楹中爲尊室。主陰，由堂入，以西爲尊，堂淺室深，堂直室曲，室戶當東南隅爲窻，進東北隅爲宦。夷過西北隅爲屋漏，轉西南隅爲奧，奧，深處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聖人之教不過人倫日用尋常言語躬行之間行不著習不察則爲不及舍此求高遠隱怪則爲過二者以常情論過爲優不及爲劣以道論其失均也子貢問師商本意不足在商及聞夫子過不及之說益信師爲愈矣愈猶勝也夫子折之謂兩病一般子張能斂其堂堂之習子夏能恢其近小之見皆可進道不然則皆與道違子張氣象揮霍如問楚子文齊陳文子忠清問達問行學干祿曾子謂其難與爲仁其過

可知。子夏氣象局謹。如教門人小子洒掃應對。夫子
倣其爲。小人儒。勿見小欲。遠其不及。可知。至論交。二
子相質。尤明過不及。皆緣氣質用事。指其病處而解
者。往往贅入中字。中者。天命人性變化不測之神。周
流六虛。不可爲典。要若但于過不及之間。模擬則中
亦粗淺矣。中之至者。過亦中。不及亦中。執定過不及
之間求中。便是子莫。如大舜兩端。乃用中。如顏子末
由乃擇中。中者。權也。商師品在共學。通道之境。尚未
可與立焉。可與權。訓詁鹵莽不察。詳見書洪範禮記。

中庸等篇

自常情觀子張定高于子夏夫子亦謂師也過過者實過不及者實不及名實不可相混聖人恐增狂者之蕩阻愿者之進欲使過者退不及者奮故曰猶不及如由也兼人退之求也退進之云爾其實冉子輪子路一籌如狂者進取次于中行狷者不爲又次于狂不可相揜篇中凡與子張言較遠大豈非狂者可進取乎既定二子之品始識聖人陶冶之工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周公功德巍巍爲天子叔父位元宰僅受魯百里之

封且與卿大夫士庶人共之分田制祿公私有定數
君十卿卿三大夫大夫倍士士倍庶人魯非周公一
人有也自三桓專政作中軍三分公室三桓各一季
氏盡征之仲孫取大半叔孫取半而以餘歸公昭公
以後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取二仲叔各一盡征
之而歸稍于公則是周公之分土盡以填權臣之溪
壑記者所以謂季氏之富過於周公也其貪婪盈溢
得罪祖宗攘上奪下之惡又何可言冉求以聖人之
徒爲之宰已非矣苟能匡救其惡亦君子濟世之權
而乃益爲苟且之法作田賦厚斂以助其貪雖負多

藝之資政事之才不用之。臣而以黨惡故。夫子謂其非吾徒者。甚言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也。小子衆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也。攻驅斥也。遠惡除害之意。蓋季氏之專魯久矣。季氏不悔罪。則魯終不可爲。夫子未嘗一日忘周公。而時勢未可乘。故女樂一去。栖栖于外。十有餘年。比反而嘆吾衰其意可知矣。二三子狃于世卿之爲古。而竄仕權門。仲弓爲宰。夫子以南面諷之子路欲墮三都。不濟而被讒去。又使子羔。夫子止之。惟冉求末年爲宰。黨惡害民。夫子所以痛絕之也。○魯哀公十一年。季康子爲政。用田賦。冉有之謀也。

康子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不對。私于冉有曰：「求來
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
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布，而議其老幼。於是乎鰥寡
無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之。歲收田一井，出
稷禾、粱、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
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在。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
訪焉？」季氏卒用田賦。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岸

此夫子評論四子之語。士鮮中行，善變存乎學。子羔
賢，子子張子路皆名賢也。而其質各有所偏。悟道貴

明明不足曰愚行道貴敏敏不足曰魯精神貴敏不
敏則辟辟闢同開張也涵養貴純不純則彥彥諺同
麤俗也子羔仁厚有餘明睿不足故愚曾子篤實有
餘穎發不足故魯子張堂堂盛自設施務開闊而少
翕聚子路行行率爾直前乏禮讓而近麤俗非聖人
不能攻三子之瑕非三子善變何以成爲名賢乎

愚魯似不及辟彥似大過然學道從朴實入者深從
才氣英華合者淺故程伯淳謂曾子竟以魯得陸子
靜謂柴參皆夫子所最屬意而柴早卒傳道竟屬曾
子惟其魯而篤志力行深造所以自得魯者堅久不

耐久則中止故魯者終有所得苟不學亦終魯耳非謂學道必貴愚魯也不然七十子中好學何以定歸知十之顏子不歸三省之曾子乎故曰易簡之謂至德勉強之謂困學及其成功一而本來殊李白云古來萬事貴天生亦名言也

高柴字子羔一作子高或作皐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歲齊人或云衛人貌陋身長不盈五尺家語稱其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孔悝之難走不踰缺出不遂實子路使之仕而曰何必讀書蓋近仁而少文者所以謂愚

魯鹵通地不生物曰鹵大盾亦曰鹵遮蔽不入之意
彥彥同俗語也通作唁弔喪曰唁喪言不文也何註
作畔彥疏作吸彥俗云吸彥無情亦暴厲之狀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

虛

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

聲去

此章卽二子貧富借喻二子心體道以虛爲體顏子
克己四勿不遷不貳漸與虛合庶近也屢每也空虛
也其庶乎屢者皆未盡之辭非絕無而亦非常有也
回之心殆猶回之室幾于無物可謂君子不多者矣
多莫如賜未能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以人貪天所謂

不受命也。賜之學亦猶賜之富于財也。貨財也。殖生也。喻多識也有時乎。億度則亦屢中焉。如文章本卽性天賜以爲可聞。又以爲不可聞。似而非也。一貫非學識。賜以爲是。又以爲非。非而亦似也。是謂之屢中。億則不空。雖中偶爾不及。若無若虛者。自然明覺也。○屢空卽曾子所稱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莊周云。心齋坐忘之類。夫子亦自謂空空。無可無不可。絕四之類。皆空也。空者大虛之名。唯道集虛。天地聖人所以神。唯其無思無爲也。易卦坎爲險陷。惟其滿也。離爲文明。惟其虛也。滿則露。虛則藏。聖人退藏于密。

此也。儒者嫌空似佛語。不知夫子語空時。佛氏安在盜竊主人財。主人不敢取。所謂割聖道奉二氏者也。若作貧解。貧何足盡。道子路原思非不貧。夫子不知其仁。奈何貧足以目顏子乎。其庶乎屢空作一句讀。命者。於穆之神。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無言默識。乃爲受命。易云。不耕穫。未富也。禮云。積而能散。是賜所短。告往知來。聞一知二。何異貨殖。猶後世智囊書麓之譬。聖言溫藉。解者直遂。所以不達。億意度也。屢中偶合也。不以虛合。而以億測。多一意見。增一障蔽。所以不能清虛脫然。終爲貨殖之家而已。舊註据史

貨殖傳謂子貢爲賈人與馬醫販脂賣漿輩同司馬遷之謬何足據乎○古本通前柴也下爲一章亦可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詳第七篇夫子屢思善人故子張以問善吉也良也不失於理爲吉不害於物爲良人之恒性也易曰繼之者善故孟子以善名性成于人而未離于天純乎天而未履諸事所謂善人也信人也須透過信一關善方實有諸已至于美大聖神則踐迹入室矣迹者學問之階前人已行之模室者美大聖神至處不踐迹自能入室者聖人也踐迹入于室者君子也

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者善人也蓋得於天者未滴故
不踐跡而暗合有諸已者未實故望入室而尚遠顏
子未博約以前亦是不踐跡竭才以後乃入於室

子曰論篤是與平聲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古本通上爲一章皆告子張語善本人性之良不可
以聲音笑貌爲也子張堂堂夫子憂其以色莊論篤
爲善也篤卽善有諸已所謂信也是指善也與疑辭
真知允蹈方稱篤信若但言論質直遂擬爲善彼浮
華之人往往爲忠信之譚焉知此論篤者其慥慥躬
行之君子乎抑貌取行違爲色莊者乎莊嚴重也卽

寓意凡詐爲忠信之言者必飾爲莊嚴之色不踐不
入純乎天者也論篤色莊純乎人者也諺云假金方
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卽善人色莊之喻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
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
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聞善力行自是佳事但聞之卽行亦無此理子曰多
聞擇善闕殆慎行行貴精詳不在浮慕襲取也子路
率爾而問行故夫子舉父兄以鎮其躁然獨爲子路

言耳在學者惟患不行果行若子路不常有如冉子
自畫而與之言此則反益其情矣故問同而夫子於
冉子特懲慝之此教學者力行常法夫子詳以語公
西華亦申儆由求恐前言未達也有父兄在言當稟
命勿徑情也退者不前也兼人加人一倍也此與論
師商過不及意同

二子問同而皆不言所聞何事聞莫若聖教子路問
強夫子教以無道至死不變對夫子言志車馬輕裘
與朋友共敝此皆可行者也然親在不許友以死親
在人子不敢專財如此之類可不稟命乎冉有聞顏

子不改其樂則當悅子之道而不當自畫聞夫子止
田賦救季氏旅泰山則當亟盡人臣之義而不當自
諉如此之類又可不亟行乎善行不同有父兄得主
者亦有父兄不得主者子路好勇子曰君子義以爲
上此何必問父兄冉有予朋友母之粟五秉有父兄
在亦不可直行非謂君子正心脩身皆須稟命父兄
也聖教兩端言無典要記曰言非一端而已各有所
合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汝爲死矣曰子在回何

敢死

從古無苟死之聖賢。惟比干死于諫，亦是半身當世。若非微子箕子存，比干亦可無死。夫子平生處多難，從容委蛇，物莫能傷。此利用安身立命之極也。慷慨殺身，非中庸之教，畏戒也。畏匡事詳第九篇。匡人之圍，旣解，夫子出而顏子相失在後。夫子憂其遇患也。及至見而喜，顏子雖後知，夫子必生，故應之如此。喜其生而疑其死者，諒回不難于死也。爲子在而不敢死，非爲辟患而每生也。死而不苟死，全生而非偷生。聖賢處生死之際，不傷勇，不改常。旣從容，又勇決。子云：惟我與爾，此足證矣。如由求輩，勇怯過當，進退

失中故記此于由求之間韓退之以敢死作敢先非也死字有深味朱註引胡氏一種迂闊之論云夫子若死顏子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復讐甚爲無稽聖人若死賊手何足爲聖人夫子方自信斯文在茲匡人無如予何而世儒却擬匡人殺夫子是何等猥瑣之見春秋無天子何得有方伯此顏子閉戶深巷所不願見者今年爲匡人作亂從顏子請興師明年又爲衛輒拒父聽孔子告往討是必仲尼顏子爲天子方伯乃可此等議論真同畫餅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

問會曰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
與君亦不從也

魯自季孫行父專政季孫意如逐昭公客死于外季
氏益橫子然意如之子也習見其父所爲陰蓄無君
之志季路將有以政事名賢爲其家臣不能匡救而
又不能去人臣大體已壞矣子然擬二子爲大臣臚
就夫子謀夫子所以推而遠之云異之間者謂臣大
則其人必非常也會猶乃也輕之之辭時二子已爲
家臣故輕之有國之謂君君有公卿大夫則爲大臣

有家之謂主。家有家。宰有司。則爲陪臣。陪臣卽具臣也。言備臣數而已。子然妄以家比國。以臣子比君父。以陪臣比公臣。其逆志已形于言矣。故夫子隨問隨折。予然所謂大臣。以爵言。夫子所謂大臣。以道言也。道卽孟子謂大人格君心之非。仁義中正是也。得道小官亦大臣也。失道公卿亦具臣也。不可則止。道不合則致爲臣而去也。夫子嘗許二子從政爲邦。有大臣之畧。特以失身季氏。目爲具臣。賤其自處也。然則從之一語。其恣縱尤顯然。彼所慮者。惟二子二子旣非大臣。則奔走指撝將慙已所授之矣。夫二子從季

氏事誠有之如伐顓臾旅太山用田賦之類而已及
乎背天常滅人紀如弑君弑父二子素聞君子之教
可保必不從夫既不從而以彼其才協力討賊報君
父之讐則季氏不足圖矣夫子立譚數語使奸權掣
肘二子大節亦自凜然聖言居常如和風甘雨此章
言如烈日秋霜蓋子然驕亢鄙夫以二子從聖人遊
私吐肝膈柳下惠謂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得陳夫
子之前夫子若將浼已小示含容必至長惡故法言
正之以鈇鉞也嗟夫季氏四世無君矣夫子以女樂
去魯十年不歸至欲浮海居夷二三子事季氏者輒

非之若夫子之於季氏有不與共國共天下之志天未欲興復周公使齋志以沒千載無知者聖人亦自不易知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費季氏私邑其家臣陽虎侯犯公山弗狃之徒屢據以叛時子路仕季氏因舉子羔爲費宰賴其忠厚質直以安反側然以子路之果毅不能折衝費郈未墮而愬言已及又使其友褰裳從已有胥溺耳夫子難於直斥而賊之一言隱然謂事此無君之人無益又

害之也。子路不達。疑夫子留子羔學。不肯使仕。蓋柴
愚參魯。夫子所甚屬意。顏子如愚而下。近仁莫如柴。
雖參猶後之。夫子誠欲子羔學。而子路遂以仕卽學。
謂學學所未能。讀書學糟粕。不若仕有見在之民人。
學治民學愛衆。有見在之社稷學守土。學養人。仁愛
加于百姓。誠敬通于鬼神。卽學之實地也。章句文字。
學之枝葉也。何必隱居家食闔戶讀書。乃謂爲學乎。
子路之對甚率爾。其辭甚便。給伸已之是。而夫子不
欲使子羔之意。終未達。敝將使學者廢學。而其言似
有理。易惑。天下事率多誤于此。故君子惡佞。怒其

亂義也。宋王安石詆廷臣不讀書。對者云。皐皐稷契
所讀何書。當時以對者言爲是。卽子路之意。蓋洪荒
以前無書。自文字興。而天下義理歸文字。義皇畫卦
堯舜作典。古聖心思所寄。舍書何由見古人。夫子考
正六籍。教人博學於文。自謂好古敏求。孟子謂誦其
詩。讀其書。尚友古人。聖賢未嘗一日廢書也。子路使
子羔初意未及此。倉卒杜撰口給。犯夫子而其心欺。
竇未嘗不識讀書之爲學也。故夫子斥其佞。他日以
正名爲迂。亦犯夫子而竇不知。故夫子教以闕如。禮
事師勿犯。勿隱。隱卽欺。佞人多欺。子路行詐欺。天率

爾之弊遂至於此所以惡之聖言約而寬嚴而婉其
宰費不可之故解者竟不理會註或引左傳鄭子皮
使尹何爲邑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比于未能操刀
使割引以解此章之意非也子羔非年少未嘗學者
檀弓云成人有兄死不爲衰者聞子羔將爲成宰乃
衰是能秉禮使人畏服者也葬妻傷人禾申詳請償
之子羔曰吾爲邑長於斯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此諸
練明達識治體者也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羔聞之曰
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此周於節目者也孔悝之亂不
輕犯難走不踰缺出不逐竇其識量過子路甚遠豈

言言言
卷二
二
年少不學。如尹何之比乎。初子路未從夫子時。佩豚戴雞。見儒者誦讀。則捉雞鳴豚侮之。夫子設禮誘之。乃儒服從學。何必讀書。自是習氣益見。學不可已也。夫子不欲子羔爲季氏宰。實非爲學。後亦竟不聞子羔宰費。蓋聞夫子言中止也。其宰成又何也。成孟氏邑三桓之惡。不在孟氏。孟氏猶多賢子弟。雖宰成亦非夫子使也。

費詳第六篇。○社稷詳第三篇。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土生穀養民。無土不立。無穀不養。皆爲民祈福禦災而祀也。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

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登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王者建邦于中門外右設大社配以稷諸侯設國社亦配以稷王又自立社曰王社諸侯自立社曰侯社又于廟門屏之間設勝國之社稷各有壇壝春祈秋報祭用甲日牲用大牢

子路會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

哂^矧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
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
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
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坑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
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暮春者春
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浴乎沂^夷風乎舞雩^雩
^手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
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
赤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道在天地間非畫餅是民物之實際也夫子本中庸立教羣賢共學莫不以斯世斯民爲分內故夫子有知爾之問而三子有爲邦之對也會皙承問已有違志若謂夫子衰年莫用師友樂道羣居何必舍見在而遠計未來之事功及三子以兵食禮樂對皙愈覺支離故援瑟而鼓再問後起辭讓而對不過眼前時景尋常山林隱居隨分自足夫子亦爽然覺助我者故喟然嘆也曾皙胸中竟不滿三子故徐探夫子之

意而夫子仍與三子爲志。夫旣爲志，何獨哂由、非哂其志也？聖言未終，問未及，率爾徑質，待于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禮於長者，問辭而後對。子路言語造次，氣象激昂，所謂彥而野，不讓廢禮，故哂之。非哂其爲邦也。如以爲邦，則求言亦邦也。豈獨千乘爲邦，而五六七十里遂非邦乎？赤言宗廟會同，亦諸侯也。豈願爲小相，而又別有大相乎？旣不哂二子爲邦，則哂由、非以爲邦明矣。蓋士君子平居言語氣象和順從容，則臨事施爲自有次第。由之才固不可及，而由之習不可有。求赤才雖不，由而無其率爾點之才，未

嘗不如三子而器識過之點窮而樂善三子達而兼
善夫子無可無不可故皆在所與也夫子如天空海
闊三子如鳥飛魚躍曾皙如魚鳥之不拘網羅不受
樊籠者耳要皆不出夫子範圍內也

四子序齒點當次對以其鼓瑟聖問後及師友接席
論心而點藐如罔聞狂士之態也古人鼓瑟當歌者
言不遜心點意欲放歌其豪也如此遇尋常師友
便當獲罪聖人顧亟稱之所以大也點謂世無所需
我我何需於世聽三子功名之言逆耳鼓瑟有巢父
之意季武子死倚戶歌大似原壤苟無聖人陶鑄便

言言言
卷二
三
流爲嵇康阮藉故曰吾黨之狂士不知所以裁之此
也莫春數語非爲流連光景真見得君子素位一種
道理春風詠浴與顏子陋巷簞瓢意思不殊此際謂
無一物可謂萬物皆備亦可上下一貫顯微無間之
理形容酷似但顏子實詣曾替虛見胸中客氣未融
事理未化若融化不作此見不與三子爭同異矣蘇
轍謂點之狂不可施于用宜與童冠詠浴忘老而已
雖未盡是頗中其癖

聖人每與二三子言志何也學者無志如草木無根
不可植也志者心所願爲而不得誘之使言則反求

而得其向往之路也。一日長謂年有一日之長猶吾
衰之意毋無通以用也。自言已年老不見用以壯行
望諸子也。子路年長先對亦宜待聖言畢問由爾何
如然後起。顧望三子然後對是禮讓也。由不能然故
記率爾兩字爲下文哂之張本。千乘公侯大國所謂
百里之命重任也。又攝持於大國之間如春秋魯衛
於晉楚也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飢言國用
匱乏也比猶待也。三年三載考績也可使可以教化
使也有勇不避難也。且知方又知親上死長之義非
徒勇也。方猶義也。春秋傳愛子者必教以義方或云

韜畧戰陣之方也。哂微笑也。方四方也。六七十里。次國也。五六十里。小國也。足民養使富也。禮樂教使中和也。俟君子讓能也。非曰能之亦讓也。指禮樂願學卽志也。宗廟之事諸侯祭祀之禮。春禘夏禴秋嘗冬蒸也會同諸侯見天子之禮。周禮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者無常期。以事來見也。衆見者諸侯如期同至也。端玄端禮衣色玄而制方曰玄端。章甫禮冠制亞弁冕禮大夫以上冕士弁諸侯相見贊禮者曰相主相曰摯。賓相曰介。上摯上介卿爲之。承摯紹摯中介末介大夫士爲之。小相謂大夫士言小亦讓也。瑟

似琴而多弦希歇手也。鏗爾餘音也。作起立也。詳記
禮讓之容以別于率爾者也。撰選通算也。書盤庚云
世選爾勞。詩云選徒囂囂皆計算也。又俗謂本無而
創造曰撰。譏諷三子之辭云異乎三子之撰亦謂異
乎夫子之間云爾。三子言志點獨鼓瑟旁如無人示
不同調也。承問舉止自得狂士之度也。莫春三月春
服旣成。脫袍繭易袷衣也。冠者童子五六七人隨意
見在。無揀擇也。浴謂湔衣沐髮盥手致清潔除不祥
也。卽後世脩禊係非僕浴也。沂魯城外水名。風謂旣
濯而風以乾之。非納涼也。舞雩城外禱雨處有壇。墠

可羣集也。雩言吁也。巫人吁嗟舞以祈雨也。詠歌也。歸返也。四子言志。正莫春時著夾衣。坐中有冠者。旁有童子。地近沂水。舞雩隨意與偕。無擇于境。是謂安土。無擇于時。是謂樂天。所以異乎三子之算記創造者也。若曰。世不用我。我生行休。何必懸想。不可必得之事功。其言近而意遠。所對出于所問。故夫子聞而深有慨于其衷也。方與二三子敘列生乎。而點獨不願乎外世。莫宗予。欲不爲點所爲。何可得。故恍然若啟予者。而歎曰。吾與點也。與共也。謂春風沂水。童冠歌詠。吾願與點同之。非嘉予也。夫子若獨嘉予點。謂

三子何非發問初意矣。爲國以禮卽讓。讓則成禮。不讓卽無禮。其言不讓至末皆夫子之言。註疏得之。反覆不盡。正是緼藉語。朱註以唯求下爲問答。索然矣。蓋不讓之非爲邦可不待問。夫子平日教二三子莫非爲邦者。況今以知我問三子。以知我對其非哂爲邦而哂率爾會稽一言喻矣。何至再三夫子重提求赤言者。一以見由之才優于二子。二子所能者可謂由不能乎。一以見二子才雖不及由。而器度謙讓是由所少也。蓋士君子立志固貴遠大。而容貌辭氣溫恭尤爲養德之本。志不能帥氣。而徑情躁妄。非致遠。

之器也是以記者於由記其率爾夫子哂之於求赤述其謙讓之辭於點記其雍容之度皆以明志氣當交養不徒言志而已禮讓兩字讀者宜深味夫子與點之意卽是哂由之意也

朱子云曾點胸次悠然有上下同流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未遂及此纔著意卽非真際若真際者默識忘言無意必固我安見功名事業之非春風沂水也師友羣居謫確亦復何礙舜禹有天下仲尼曲肱枕正自平等用行舍藏所以獨與顏子顏子雖從末由曾點祇見得意思以氣鬼迎合猶是意必固我也虛見

非真但可謂狂耳。凡聖人教人，先行後言，未能而先言者，惟志志皆其可能而必行者。子路才優，言大而非誇，冉有雖謙讓，要其藝亦止此。禮樂俟君子，所以悅子之道，終于自畫，有富國之才而不文以禮樂，故用之不正，而以聚斂皆可以驗其言之非虛也。赤也束帶立朝，亦小相之實。若使今人言志，雖所不能亦謾言矣。

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暵，二穀不升謂饑，三穀不升謂饑，爾雅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果不熟曰荒，仍饑曰薦。○晒字本作攷。

壤顏曰攷通作矧禮記云笑不至矧註云齒本也大
笑則見矧又通作听音引相如賦听然而笑古字通
用多類此○冉子因子路以千乘之國見哂故自任
爲邦六七十五十里則千乘爲百里可知孟子王
制所云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無疑矣
周禮之說不足信○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
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衆
見曰同六者皆諸侯見天子之名鄭玄謂四方六服
每方各分四時輪至朝覲會同禮儀各殊皆以意鑿
說凡周禮名法多後人補撰非盡周公之舊也春秋

諸侯強弱相役霸者以盟會脅友邦夫子作春秋紀
亂而後儒以諸侯朝霸主皆爲古禮紕繆尤可笑也
○古者禮衣裳通謂端又謂朝服吉事尚玄謂玄端
凶事尚素謂素端玄色黑而微赤深黑曰緇朝服之
緇衣亦卽玄端也其裳或玄或素或纁或黃或雜鄭
康成云衣長二尺二寸袖廣亦二尺二寸形方故曰
端然裳用正幅爲帷獨非端與又云玄衣素裳諸侯
之朝服卽天子之燕服又云天子諸侯玄衣朱裳上
士玄衣玄裳中士玄衣黃裳下士玄衣雜裳皆無裾
○章甫殷冠郊特牲曰章甫殷道也夏曰冪追周曰

委貌制與弁冕異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然則大夫士無有冠而助祭于公者矣此云章甫爲小相是記言又不足據也○古俗莫春三月上巳之日臨流解衣澣濯以除不祥曰禊漢魏以後定於三月三日爲脩禊之辰盥手濯衣示清潔耳非禊浴也○沂水非一其最大者出沂水縣之艾山此沂出尼丘山西北東流經魯城雩門外入于泗雩門魯南門也今曲阜縣魯故城南有舞雩臺蓋旣浴而遂風其地就其近言之尼丘山在魯城東卽顏母所祈而生孔子者○禱雨祭曰

雩春秋傳龍見而雩周禮女巫旱則舞雩杜預云雩
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也鄭玄云雩吁也女巫吁
嗟舞也因名其處爲舞雩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
曾皙名點一作箴曾參父也子路冉有公西華俱見
上篇

論語詳解卷十一終